

卡帕记者丛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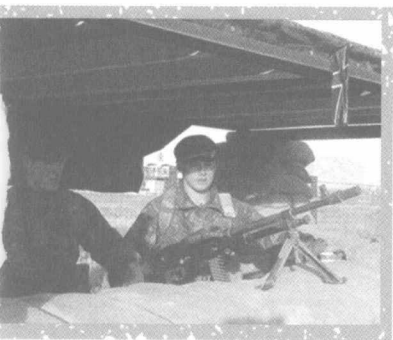
36 Days In War-Ravaged
Afghanistan
Stories Of A Chinese
Correspondent

战地36天

中国记者亲历战乱地区特别报道

刘洪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战地36天

中国记者亲历战乱地区特别报道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刘洪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地36天：中国记者亲历战乱地区特别报道 / 刘洪著.

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8.1

ISBN 978-7-5059-5737-4

I. 战… II. 刘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86968号

书 名	战地36天——中国记者亲历战乱地区特别报道
作 者	刘 洪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丛书策划	戴 东
责任编辑	戴 东
责任校对	甘星光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17.5
插 页	2页
版 次	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5737-4
定 价	29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一

大雪满弓刀（代序）

（一）

凛冽的风如刀一样削着我的脸庞，喀布尔周遭雪山的白让我的心更生寒意。

欲将轻骑逐，大雪满弓刀。2001年的寒冬，在兴都库什山的茫茫山区，美军万里奔袭追杀的是本·拉登。我，茫茫然不过是为了一个年轻人的新闻理想。

生死一瞬。当爆炸声就在身边响起，当枪口正对自己的脑袋，当地雷就静卧在脚边一侧，我又何尝不恐惧、不后怕、不心惊胆战。这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人都陌生的。

阿富汗是我记者生涯的开始。我人生第一次坐飞机，就是从北京去伊斯兰堡；第二次，就是乘坐联合国的小飞机，转赴喀布尔。

我当时不知道的是，幸亏我们在最后时刻买到了小飞机票，我们原拟加入的阿富汗长老的车队，在前往喀布尔途中，遭到美国飞机“误炸”，数十人死亡。原来认为最安全的，往往不安全；原来认为最恐惧的，往往也就成了生活的常态。

我时常回想起当时的幼稚，也时常佩服自己当年的激情。当年我离开新华社去机场时，我所在的国际部党委书记谢国华等许多我的领导都到车前送行。一个年轻的记者，前所未有能与这么多领导告别，我当时只有受宠若惊，并不真能领会这些长者关怀的眼神。

在确定要到喀布尔时，新华社总编辑助理刘江——现在的新华社副总编辑，一个曾在索马里采访时身负重伤的传奇记者——特地给了我他的所有电话，办公室的，家里的，手机的，嘱咐我随时跟他保持联系。

他知道我去的风险，他也很清楚，我很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。

我还真有点“雄赳赳、气昂昂”地去了喀布尔。我的眼里只有采访大新闻，只知道作为记者，应该到最有新闻的地方去，那个地方，就是阿富汗。

即使是乘坐联合国小飞机，我也必须签订“生死协议”。协议也同时印在机票背面，这是一条“免责”条款：此飞机只在危险地区运行，对于乘客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联合国方面概不负责。

我当时就说，“尽管也有一丝对家人的惭愧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，早把自己当成了赌注。轻轻一笔，人生也就迈过了一道坎，只不过凶吉难料。”

当时的喀布尔机场刚被炸毁，我们的小飞机降落在美军控制下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，后来这里成了记者的禁区。

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，我们进去查看破坏情况。当我们从黑暗的屋内朝外走时，才发现刚才进去的走廊内就有一颗地雷，地雷旁边有多个脚印，最近的一个，离地雷也就几个公分，好像是我的。

在采访中，被枪口瞄准，从匪徒枪口下亡命逃走，也是时常发生……我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恐惧和后怕，我也在恐惧和后怕中认识到战地采访的艰辛和凶险，尽管我还很浅薄。

第一次真正的战地采访，也按计划完成了发稿任务，但仍有许多的生涩和不

成熟。我抓拍的爆炸图片，画面往往有些虚，心情太过紧张了。我在发回国内的文章后面，经常要附上画蛇添足式的“不当之处，请海涵斧正”的注解，希望别人原谅我的匆忙。

正如我在本书中说的：人生不就是从这样的不自信中成长吗？战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，毕竟是陌生的。

有了这些经历，我后来才能从容面对巴以地区的各种凶险。我在努力实践一个记者追求新闻的理想，也在这种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应变能力和胆量，尽管有时也真的感到厌倦。

这是战争对一个战争边缘人的影响。战争的苦难，何尝是我一个旁观者能说得清楚的！

(二)

我没有想到，从阿富汗采访回来，我又被派往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，圣城，又一个淌血的地方。在废墟中，我采访过阿拉法特，悲壮和沧桑写在他脸上；我看到沙龙官邸旁的血腥爆炸，焦黑的尸体，呛人的血腥。

爆炸一次次在我的耶路撒冷住所附近炸响，在一次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士兵的冲突采访中，石块砸中过我的肩膀，鲜血流了出来。

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曾和我感慨：记者生涯很多时候不由自己，新闻事件决定了我们的一段生活轨迹。

2005年初春，吉尔吉斯斯坦“颜色革命”爆发，我临危受命，深夜从北京家中出发。作为最早赶到现场的中国记者，我采访被烧毁的中国人商场时，也曾遭遇暴徒石块袭击。我的两位新华社同事，陈俊峰、王作葵，则被抢走了身上所有的7000美元。

但说实话，人生第一次总是最难忘记。阿富汗的短暂采访，我永生难忘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、最穷苦的难民，体验了最艰苦的生活、最艰难的采访。我没有夸张，真的如此，贫穷到你所能知道的贫穷，苦难到我无法目睹的苦难。

在阿富汗，每次精疲力尽和经历生死恐惧后，我总是宽慰自己，有了这个经历，以后无论到哪个地方，我肯定都会觉得是天堂。

但我首先感受到的都是地狱，在战火中奔走，我看到了太多的悲剧。

在白沙瓦，我看到难民眼中对外界的仇视，我们的汽车稍一停下，马上就有小孩投来石块。一眼望不到边的难民营里，我看到人们为争夺一点点的救济食品，往往打得头破血流。

我记得一个衣衫褴褛的难民营头人再三求我向国际社会呼吁：“救救我们，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了。”

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到喀布尔途中，沿路大片大片的农地成了人们望而却步的雷区，偶尔经过的村庄残破而荒凉，看不到人烟。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这是怎样的人间惨象！

在喀布尔残破的剧院里，我看到当时战地记者拍下的内战场面：到处是逃难的人群、焦黑的尸体，子弹在人群中穿梭，失去亲人的民众嚎啕大哭。

凌辱，屠杀，连片的坟墓，这是战争的印迹。

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，同样的血腥扑面而来。我们多名中国同胞，也在自杀性爆炸中身亡；和我握手的和平人士，也在恍然间成为暴徒的目标。

在耶路撒冷，我流过泪。当你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悲剧，当悲剧很直接地发生在你身边，那么真切，你也就成了悲剧的一分子。

我应该还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记者。在2004年常驻耶路撒冷回国后，我出版了《和沙龙做邻居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）一书。我在书的后记中写道：“在耶路撒

冷之前，我去了喀布尔。作为记者，我时常庆幸我能有这样的采访机会，这要感谢新华社。但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常常觉得自己的心态有时已太过消沉——身边的悲剧实在太多。”

宁为太平犬，不做离乱人。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？战争，是一些人的狂热、仇欲、私心，打着一个又一个正大光明的幌子，却叫最无辜的民众承担一切的苦难。

大雪满弓刀，血水已滔滔。战争还在持续，巴以冲突没有尽头，阿富汗硝烟依然弥漫。一个又一个悲剧即将或正在上演。

作为一个记者，我穿越了一段硝烟，再不想经历。

每一个采访对象都对我说，他（她）诅咒战争，期待和平。一位阿富汗少年说，他失去了所有的亲人，“为了和平，我愿意舍弃一切。”

这是一个多么普通又多么奢侈的愿望！

我想起了哭墙夜色下的祈祷，戈兰高地上灿烂的野花，巴米扬苍茫山色中的归鸟，提醒我生命的亮色。

在这个动荡的世界，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，仍然在祈求和平的来临……

序二

义不容辞的序言

凤凰卫视主持人 郑浩

6

序二

2006年4月下旬的某一天，我正在乌克兰拍摄纪念切尔诺贝利20周年的专题片，收到老朋友、新华社资深记者刘洪老弟的电邮，说他正准备写一本记述他多年来深入新闻一线采访的书，让我为此也写点东西。虽然我公务在身，但得知刘洪出书，自然为之雀跃，也欣然坐到计算机前，为老朋友做些义不容辞的旁事。

我和刘贤弟首次相识，是在2001年12月19日。记得那天我们几个来自中国的记者，与中国外交部赴阿富汗工作组的官员一起，搭乘联合国的专机，前往动荡不安的阿富汗进行采访。在以后的十多天采访中，我们朝夕相处，一起睡地板，一起抵风寒，一起见证久违了的中国国旗重新飘扬在阿富汗上空，一起参加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大会，一起追访新政府的部长官员，一起深入被战火摧毁的原国防部大楼、原喀布尔电影制片厂，还有机场、报社、学校……虽然此景已过去多年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历历在目，还是那么亲切生动。

说实在的，刘洪给我的外表印象很简单：个头不算太高，体型略显单薄，

戴深度眼镜，很书生气。说话语调平和，带南方口音，急起来更是南腔北调。他做事总是不紧不慢，但只要是做了，就会干净利落。印象最深的是，这位仁兄吃东西太过挑剔，不吃羊肉，鸡肉勉强，任何带“异味”的当地食物，别说尝尝，他连看也懒得看。这在阿富汗简直就是活受罪。于是乎，为了保住他的体力，我发明了“大饷汤”（就是西红柿加鸡蛋煮饷），既可抵御风寒，也可维系刘贤弟不至饿倒异乡。

生活细节不必讲的太多，我想在他的书里，一定会有更详细的情节，更生动的描绘。

我们第二次相会，是在2002年9月中，那次我和阮次山先生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采访，原计划采访阿拉法特，但因阿拉法特办公地拉姆安拉突然遭以军包围，结果采访流产。在我们几次试图闯关的过程中，刘洪都在现场，而且他本人也为新华社发了几条有关拉姆安拉情势的新闻。那次相见，虽然我们还是身处险境，但依然执着，相互支持，相互协作，对彼此的了解更深了，友谊也更牢了。

一晃几年过去了，我们各自仍在不同的地方为新闻事业辛辛苦作，虽说无缘再见面，但互通电邮从未间断。记得我在2004年夏出海拍摄“凤凰号下西洋”时，刘洪特别发来电邮，嘱咐我万事小心，安全为上。身陷茫茫大海之中，看到老朋友充满关爱的短短邮言，已让我泪水任淌，违了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的那句老话。

老朋友又要出新书了，这是他自己先前工作经历的小结。我相信，这本书，无论是对新闻工作者也好，还是普通读者也好，都将是一部难得的好书。不说作者的传奇经历，只看那字里行间吐露的真情，已经受益匪浅了。

刘洪，好样的！

序三

有位才子叫刘洪

博联社CEO 马晓霖

8

序三

我所说的刘洪不是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历史人物，而是我身边的一位青年人；不是膀大腰圆的行伍英雄，而是文雅清瘦的传媒秀才。这位刘洪就是现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记者，一位难得的才子，一位曾经与我同属一个战壕的战友。

初知刘洪始于2000年的《瞭望》周刊。这本面孔硬朗的权威杂志不时会出现一篇七八百字、署名“刘洪”的国际时政随笔。当时，笔者也正应这家杂志编辑之约撰写一点儿国际随笔文章，以便为铁板一样冷硬的杂志点缀几道略带柔美的花饰。由于我和刘洪的文笔颇有相似之处，又多关注中东，我很快记住了这个名字，也算是惺惺惜惺惺。

2000年10月阿富汗战争爆发后，刘洪的名字又出现在新华社特派记者的名单上。虽然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战时的核心地区，但是，他和其他弟兄们冒着各种危险最大程度地接近前线，写出不少新鲜而有深度的报道。

2001年初回国休假，在新华社大院的阿富汗战争报道总结橱窗里，我第一

次发现，刘洪原来是个很阳光的大男孩。很快，尚未抖尽阿富汗山地硝烟与尘土的刘洪，又奉命到以色列当常驻记者。这样，我们的距离就更近了：我在加沙地带报道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新闻，他和其他3位新华社同仁在以色列境内报道冲突另一侧的动态。

回国后，我负责新华社国际新闻的评论和深度报道，也经常向刘洪约写各种稿件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刘洪接过我的接力棒，继续耕耘我在新华社《环球》杂志开设的专栏“守望中东”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，刘洪不但新闻稿写得很好，体裁把握能力较强，题材的选择也很到位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在以色列社会一边倒的政治环境下，在大部分驻以色列记者都表现出难以摆脱的感情倾向时，仍然保持着很难得的清醒和中立，总体上较好地守住了巴以冲突和中东争端的大是大非底线。可以说卓而不群，显示了这位南大毕业生的专业素养和独立思考精神。仅此，他已经高出其他青年人一截。

2003年我调任《环球》杂志社总编辑，一直想找一位主笔级的编辑。当时，刘洪就是我首选的几名对象之一，并且一直虚位以待，直到一年后我们见面细谈才了结此事。虽然刘洪由于家庭原因不能加盟《环球》杂志社，但是，我一直认为，等待这样的小伙子一起共事，即使白等一场也不亏。

刘洪的才情不但体现在日常的报道上，也体现在他对大部头作品的构思、把握和创作上。据我所知，他已经至少撰写和出版了3本书，其中就有《穿越炮火的眼睛》、《和沙龙做邻居》。

最近，刘洪在赴美工作后，又要集结出版他参加阿富汗战争报道的日记，并希望我能给他写点儿什么。

以我对刘洪的相对定型的认识，我首先要祝贺他再出新书，其次也相信这本书有相当的可读性。因为刘洪不但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机遇，更有超越他年龄的才华，还有比他生理年龄更老到的政治思考能力。这些元素有机地组合起来，会使他的作品产生独特的价值。

我上面所叙述的许多与此书无关的内容,都是为了给最后这个结论做铺垫和注释,希望读者朋友通过这本新书来认识和交往刘洪这个新朋友。

当然,书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层面的刘洪,请登陆他在大旗网的精英博客,相信他会给大家一个最真实、最直观的印象:是不是像老马所说的那样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爆炸中，我进入喀布尔

2001年12月19日 星期三 晴

美国空军基地，我发出第一条战地报道 /1
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突然从我身后响起 /17
冰冷水泥地上，同间丘“共枕”一晚 /21

2001年12月20日 星期四 晴

地雷旁的一个脚印，好像是我的 /25
喀布尔，飘扬了8年的中国国旗 /34

2001年12月21日 星期五 晴

美国陆战队把门，我看到了喀布尔的第一个地堡 /41
游击队员抡起枪托，驱赶我们不知趣的记者 /53

2001年12月22日 星期六 阴

军阀杜斯塔姆从我身旁走过，枭雄之气扑面而来 /57
老游击队员展示的皮带——从苏军尸体上扒下的战利品 /65
在我周围，潜伏了三个塔利班 /66
感谢联合国飞机，我们躲过美军的轰炸 /68

2001年12月23日 星期日 晴

阿富汗的成吉思汗后裔，寻求中国支持 /70
总统府里，我用机枪“瞄准”远处的卡尔扎伊 /76
张敏感叹：中国外交官差点闹出国际大笑话 /79

第二章 塔利班，罪恶

2001年12月25日 星期二 晴

老郑情绪失控，朝游击队员咆哮：“有种你就冲我开枪！”/81
我认识的半岛台女记者，抢问题功夫真是一流/87

2001年12月26日 星期三 晴

塔利班的罪恶，让人发指，我气极而泣/93

2001年12月27日 星期四 晴

品尝中国野战干粮，味道不一般/97
阿富汗女人，何时能掀起你的罩袍来/98
小贩告诉我，阿富汗女性的服装枷锁，原料还是韩国制造/107
想不到，20年前，阿富汗女孩也可以穿超短裙/110

2001年12月28日 星期五 晴

我们有点过度紧张了，新华社和凤凰台内部都出现争吵/113
为避免麻烦，我将“本·拉登”丢在白沙瓦一个肮脏角落/119
我传回一张不甚成功的照片，填补了新华历史空白/124

2001年12月30日 星期日 晴

给养出现短缺，新华社要求我继续坚守/129
我要“FIRE”我的小翻译/133
写下从业生涯第一篇随笔，为被压弯的孩子脊背感叹/135

2002年1月1日 星期二 晴

我走进中亚最伟大君主的墓地，这里已是雷区/139

2002年1月2日 星期三 晴

宵禁后我还外出抢新闻，后悔行动真太冒失了/145

2002年1月3日 星期四 晴

新华社的工作，真不是人干的/152

第三章 废墟中，等待黎明

2002年1月4日 星期五 晴

“叼羊”比赛背后，游击队和国际维和部队在暗中较量 / 158

英国军官突然掏出手枪，枪口顶住我脑壳 / 161

2002年1月5日 星期六 晴

背柴火的小女孩，她能在天黑前到家吗 / 165

2002年1月6日 星期日 晴

前苏联大使馆成了难民营，俄外交官只能租民宅 / 167

2002年1月7日 星期一 晴

去北方联盟老巢，当年抗苏战争最激烈的战场 / 172

我看到了中国援建的水利工程，周围到处是地雷 / 178

2002年1月8日 星期二 晴

阿富汗歌手唱道：我亲爱的，不要告诉我你已经衰老，

亲爱的你要知道，美酒都是时间愈久愈芬芳醇厚 / 182

2002年1月9日 星期三 晴

喀布尔夜幕真美，犹如“少女乌发长垂” / 188

2002年1月12日 星期六 阴雨

外交官推荐我去看的佛教文物，都已被塔利班砸毁 / 197

第四章 我，“元老”记者

2002年1月13日 星期日 小雪

国际红十字会私下批评美国虐待，但不准我们记录，

更不准报道 / 202

海事卫星电话突然坏了，我和国内失去联系 / 205

2002年1月16日 星期三 多云

日本记者称，中国对阿富汗外交取得重大突破 /211

我买的一箱纯净水，被怀疑成恐怖炸弹 /216

2002年1月17日 星期四 晴

鲍威尔来了，我抢到世界第一的新闻 /220

卡尔扎伊说，中国人就是显得年轻，我已是糟老头了 /226

2002年1月18日 星期五 晴

土匪将枪口瞄准我们，我对司机说：“赶快掉头，逃。” /232

2002年1月19日 星期六 阴

这样的采访，对自己是一种折磨，真不想干了 /237

2002年1月20日 星期日 晴

张敏告诉我秘密：看守使馆的阿富汗“功臣”，实际是“监守自盗” /244

2002年1月22日 星期二 晴

这里的中国插座质量实在太糟糕，丢人一直丢到阿富汗 /247

日本记者最大的失望，这是个唯一没中餐馆的国家 /251

2002年1月24日 星期四 晴

别了，阿富汗 /257

后记 /262